横流放电 CO2 激光器能量转换的特性和机制

吴中祥

(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,北京)

Energy transformation property and mechanism in a transverse flow discharged CO₂ laser

Wu Zhongxiang (Institute of Mechanics, Academia Sinica, Beijing)

提要:模拟计算分析了横流放电 CO2 激光器中介质气压、流速、光腔位置、腔中辐射强度、输出耦合度等因素 对介质各能态间能量转换特性的影响。

关键词: 模拟计算,横流放电, CO2 激光

本文对 [1] 文采用的器件、条件(横流、放电、 CO₂ 激光器,介质组分比: CO₂:N₂:H=5:17:78,初 始温度: 293 K,放电电流: 2A, *E/N*: 2.15×10⁻¹⁶ V·cm²,光腔:长160 cm²,高~1.8 cm,及其它参量) 具体计算了相应的能量转换特性,并由其变化规律 分析了有关的机制。

1. 各能态能量随气压 P 和位置 x 的变化

对于上振动态能量 E_x , E_s , 得到不同 x 处的 ln E_x 、 ln $E_s \sim P$ 曲线。 当 x 在有效电激励区以内, ln E_x 、 ln E_s 是直线地增加; 流至有效电激励区边缘 附近直线逐渐由上升转折为下降, 而且其中直线部 分上升或下降的斜率对所有的 x 都基本不变。 ln B随气压呈直线变化的这种规律可具体解释为: 电激 励泵浦和碰撞弛豫的作用都是与 介质 密度成 正比 的, 而介质密度与气压成正比(因腔中平动温度变化 不大); 在有效电激励区边缘附近, ln B 逐渐由上升 转折为下降则反映出此时的能量转换机制逐渐由以 电激励泵浦为主转变为以碰撞弛 豫 为 主的 转化过 程。

不同 # 处的热能 B_H 和下振动态能 B₁₂ 随 气压 P 变化的规律是: 它们都是上升的直线, 而且与 # 是 在有效电激励区内、外,或光腔内、外无关, 其绝对值 受辐射强度的影响也不大。 这表明, 在本文所取的 较高气压下, 由上、下振动态向基态以及由上振动态 到下振动态的能量转移, 碰撞弛豫起主导作用。 这 正是较高压器件特性区别于低压器件的基本原因。 2. 光腔出口 x 出处,上振动态总能量 $E_{\nu}(x_{B})$ = $E_{3}(x_{B}) + E_{N}(x_{B})$ 随气压 P 和辐射强度 I 的变化

 $E_{0}(x_{B})$ 可看作激光介质流过光腔到达出口处 还残留的上振动态能量。在腔中光强 I 或输出耦合 度 O^{-} 相同的条件下, $E_{0}(x_{B}) ~ P$ 曲线, $E_{0}(x_{B})$ 都 在 $P \cong 650$ Torr 附近出现峰值; 当耦合度较大或光 强较弱时,在 $P \cong 650$ Torr 前、后, $E_{0}(x_{B})$ 随 P上 升或下降的变化都是单调时; 当耦合度较小(如 O =2.5%) 或光强较大(如 $I = 10^{12}$)时,在 P > 650 Torr 后 $E_{0}(x_{B})$ 随 P的变化是先下降,后又在约 $P \cong 900$ Torr 处转为上升。在 $P \cong 650$ Torr 附近 $E_{0}(x_{B})$ 出 现峰值,与 [1] 文输出功率 W_{I} 出现峰值的气压相 近,且恰与前面(1)中 x = x出=0.6 cm 处的转折点 相对应。这表明 $E_{0}(x_{B})$ 和 W_{I} 随 P变化曲线上的 峰值是由于能量转换由以电激励泵浦为主转变为以 碰撞弛豫为主所致。

在较大光强时,当 $P \cong 900$ Torr, $E_{\sigma}(x_{\text{H}})$ 由随 P 下降又转折为上升,以及在 $P \cong 900$ Torr 前后, $E_{\sigma}(x_{\text{H}})随 I$ 的变化也由随 I 的增大而减少变为增加,都表明在相应的光强或耦合度下,介质中残留的 上振动态能量是由随气压的增大而减少变为增加, 并已反映出腔中辐射的强弱对能量转换的影响。

3. 腔中辐射强度对介质受电激励再激发的影响。

当腔中辐射强度很小(I≅0)时,在给定气压下, 电激励提供的可用振动能可由有效电激励区出口 d 处的上振动能 $B_{0}(d)$ 表达,振动能转变为光能的效率可表示为:

$$\eta_{IU} = W_I / E_{U0}(d),$$
 (1)

其最大极限值应是激光介质相应的量子效率 (≈ 0.409)。将最佳输出耦合条件下的 η_{IO} 标志为 η_{IOm} ,我们作 $\eta_{IOm} \sim P$ 曲线,得到 η_{IOm} 的值大多显 著地不合理地大于量子效率,这表明在 $I \neq 0$ 时,电 激励泵浦向激光介质上振动态提供的总能量是远大 于I = 0时的。因而,介质在流经光腔的过程中,上振 动态实际获得的总能量还应包括已转变为输出那部 分的功率。此外,在较高气压下, B_0 由碰撞弛豫而 产生的下降与辐射强度的关系不大,因此,在输出过 程中,电激励不断补充给上振动态的总能量为:

 $W_{0I} = W_I/0.409 + E_{NI}(x_B - E_{00}(x_B))$ (2) 式中 $E_{0I}(x_B, E_{00}(x_B) - M_B + E_{00}(x_B)$ 1和0时光 腔出口处介质残留的上振动态能量。此式反映了在 输出过程中,腔中再次激发的能量除与输出功率和 量子效率有关外,还与光强为I和0时光腔出口处 残留的上振动能的差值有关。因而,在强辐射作用 下,由电激励提供的有效总振动能 W_{0I} ,及其转变为 光能的效率 η_{0I} 可分别表达为:

$$W_{UI}^{+} = W_{UI} + E_{00}(d), \ \eta_{IU}^{+} = \frac{W_{I}}{W_{I}^{+}}$$
 (3)

相应的结果已描于[1]文有关各图中,其中 nto 在所有情况下都合理地小于量子效率。

计算结果得到,不同耦合度条件下的(E₀₀(x_B) -E₀₁(x出))~P曲线,它们都在 P≅650 Torr 附近 出现峰值,而在其前、后均单调地上升或下降。

在光强 I、耦合度 C 和最佳耦合度 C_m 条件下的 再次激发能量 W_{0I} , 以及最大的再次激发能量 W_{0Im} 随气压 P 变化的曲线,都在 $P \cong 900 \sim 1000$ Torr 附近出现峰值。 $W_{0I} \sim P$ 曲线在 $P \cong 900 \sim 1000$ Torr 附近的下降可解释为:由于介质中残留的上振 动态能量增大而使再次激发能量减少。 W_{0I} 曲线峰 值的气压还与 [1] 文中振动能出光效率的峰值所对 应的气压基本一致,这些都表明腔中再激发的能量 W_{0I} 及其随气压和辐射强度的变化是影响器件振动 能效率的又一机制。

4. 光腔入口位置 xo 的影响

对不同耦合度 C, 气压 P=780 Torr、200 Torr 等宽度($\cong 0.5$ cm)的光腔中, W_{01} , $E_0(x_{\rm H}) \sim x_0$ 曲 线上在一定的 x_0 处都出现峰值 (P=780 Torr; 峰值 在 $x_0 \cong 0.1 \sim 0.2$ cm, P=200 Torr; 峰值在 $x_0=0.5$ ~ 0.7 cm)。这可解释为:在有效电激区以内,腔内 电激励泵浦是随 x_0 的增大而加强;在辐射输出过程 中的再次激发也加大,但 x_0 增大也使光腔出口超出 有效电激励区的长度加大,在腔内同时接受电激励 泵浦的介质减少;这又使输出过程中的再次激发减 少,这两个因素随着 x_0 的增大而相 互 消长,致使 $W_{01} \sim x_0$ 曲线出现峰值。 $E_0(x_{\rm H}) \sim x_0$ 曲线是单 调 地下降,反映出介质中残留的上振动态能量随光腔 位置而变化的规律。

不同光强 I, 气压 P=780 Torr, 200 Torr, E_{H} , $E_{12} \sim x_0$ 曲线都呈折线状,折点都对应于光腔中心 (780 Torr, 200 Torr)或光腔出口(780 Torr)处于有 效电激励区出口处,表明腔中电激励泵浦和碰撞 弛 豫的综合效果引起 E_H 和 E_{12} 的增长,而随着光腔移 出有效电激励区的长度的增加又相对地减小。

5. 流速 U 的影响

取 $x_0=0.1$ cm, 气压 P=780 Torr、200 Torr, 作 W_{UI} 、 $E_U(x_{\rm H}) \sim U$ 曲线,结果表明,随着 U的增大, W_{UI} 都是单调地下降。这可解释为:随着介质流速的加大,介质在有效电激励区内停留的时间缩短,因而介质中残留的上振动态能量 E_U 增加,而受到辐射跃迁和再次激发的几率都减少,即 W_{UI} 减少。

在相同条件下的 E_{H} 、 E_{12} ~V曲线,它们都是随 V上升的直线。这表明:碰撞弛豫使由激光上能态 和由上、下能态到基态的能量转移是随介质流速V的增加而线性地增大。

参考文献

 吴中祥 et al.,中国激光, 15(7), 431(1988)
(收稿日期: 1987年6月12日, 修改稿收到日期: 1988年7月13日)